

733.6

2355

2355

10

我是勞動人民的兒子

蘇聯·卡·達耶夫 著
曹 靖 華 譯

東曉書店 印行

我 是 勞 動 人 民 的 兒 子

蘇 聯 · 卡 達 耶 夫 著

曹 靖 華 譯

東 北 書 店 印 行

1947.10.

我 是 勞 動 人 民 的 兒 子

著 者
譯 者

蘇·卡達耶夫
曹 靖 華

出 版 者

東

北

書

店

佳木斯 齊齊哈爾 牡丹江 東安
延吉 綏化 安東 密山
富錦 勃利 鶴立
湯原 依蘭 樺川
安達 集賢 拜泉
海倫 望奎

印 刷 者
東 北 日 報 第 三 廠

元

每 冊 定 價

五〇〇〇 安東 十月十六日 國民

譯者序

蘇聯文壇上的『天之驕子』卡達耶夫 (Vladimir Katayev) 於一八九七年一月二十八日，生於烏克蘭的奧得塞。父親是一個教員。一九一五年當志願軍，參加歐戰，在前綫兩次受傷，一次中毒氣。他的創作生活，在革命前即已開始，而專力於文學事業的，却是從一九一七年起。這以後，就不斷的在『赤新地』『新世界』『三十天』等雜誌上發表作品。爲了創作上的卓越的成就，於一九三九年一月三十一日，榮膺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所頒佈的最光榮的『列寧勳章』。

卡達耶夫的創作道路，約可分爲兩期。作爲這兩期的界石的，是他的長篇『時代前進吧！』在這以前，作者對於自己的真正的題材，自己的風格，自己的真正的主人公，可以說還沒有找到。『時代前進吧！』是他剛剛開始摸着這些的時候，在這以前的作者的作品裏，都流露着一種市儈的淺薄，狹隘和孤獨的情調，這以前的作者，總是在市儈的意識裏兜圈子。

卡達耶夫的前期創作的主要的基調，在不同的句子裏重複着：『人生的本身所以美麗而「公正」的，就因爲它是人生。』這基調最顯明的，是表現在中篇『父親』裏。這是作者自認爲他在一九二二——一九二五年所親自體驗的最得意的作品。這裡寫着一個衰老病苦的父親，在飢寒交迫裏，變賣了自己所有的財物，買東西送給被捕的兒子。捨身的，癡心的探視他，扶持他，疼愛他。可是年輕少

壯、豐衣足食、自私自利、忘恩負義的兒子出獄後，完全把父親忘記了。這父與子孰是孰非呢？父親呢？兒子呢？據作者的意見，父子都同樣的是。父親討着飯，無依無靠的要餓死了，可是還完全在替兒子辯護。在作者看來，以為這是全人類的問題，是人類一般的老與少，父與子的問題，是人生的規律。

在『褐色的十字架』裏，寫着一個孤獨的、不幸的、喪失了人生幸福的女子，她決心要自殺。可是偶然翻開了曾經體驗過痛苦與幸福的『褐色的十字架』，就回想起來：『對自己丈夫的愛，嬰兒的死，弟兄的槍殺，飢餓……一切幸福的、艱難的、驚人的、難忍的、平凡的、人生，都使她想像起來了……於是她就明白幸福、痛苦、愛情、死亡，在人生裏原來都是一樣的啊，在人生裏，無所謂騰達，也無所謂沒落。她明白她用不着死了……』

在小說『冬天』裏，寫着當心愛的女人走了的時候，『我怎麼辦呢？人生原來是不滿足的啊。』在作者的前期的作品，處處都流露着『人生的本身是美麗的，公正的』。這種哲學的社會意義是什麼呢？這是市儈主義的哲學，是不願改變人生的人們的哲學，是樂天知命的哲學。這些人們對於人生不幸的鬭爭，感到了厭倦，他們只有得過且過的享樂人生。他們對於人生的不幸，對於人生的醜惡，喪失了改造的勇氣與信念。

作者在這期的作品裏，不會有過深刻的、具有社會意義的諷刺。他的作品，不會超出淺薄的、皮相的、市儈見解的範圍。甚至在他的有名的諷刺作品『虧公款的人』（一九二五——二六）裏，作者把舉世皆知的具有重大社會意義的顯明的現象，也變成了『諧謔』。把虧公款的人，變成了無害的傻瓜。這裏寫着莫斯科一個機關裡的會計及出納課員，在銀行裏領了一筆款子，給自己機關裏的人員發

荷。這兩位就携款潛逃，過起浪蕩生活了。最初到了列寧格勒，後來到外省去，把錢揮霍完了，回到莫斯科，在這裏受到了應得的處分。

當他們在列寧格勒的「衛生」飯店裏，優遊享樂的時候，有一天，一個人入到他們房間了，那人腋下夾着裝得鼓騰騰的皮包。他一到房間裏，凝神的把房內的陳設環顧了一下，就連着說了幾次「啊哈，——這麼着的——這麼着的。」他請他們原諒他把他們的話打斷了，問了他們的姓名。他們即刻就明白這快樂生活完了，他們想着這美妙的生活還沒有過足，案子可犯了。

後來，當他們曉得這位不速之客，原來是兜售美術出版品的時候，他們的歡喜真是不可以言語形容的！在歡喜中，他們購了他兩份出版品。

作者把他們的虧公款，寫成偶然的，無傷大體的。把他們寫成無害的傻瓜，寫成小孩子似的，自己已不曉得幹些什麼才好。作者對這樣的人，認為可以「憐憫」，不必判刑的，認為對他們「叱責」一頓就够了。

總之，在卡達耶夫的這期作品裏，作者的見解、幽默、辭句、對比，以及藝術的細目，聯想等等——這一切，都限制在狹隘的、市儈的小世界裏。這使作者的作品，受到不少的損害。使他的作品，喪失了社會的意義與力量。作者盡力來擴大自己的視野，克服自己的市儈的偏狹性，接近社會主義的建設。這努力，跨過了長篇『時代前進吧！』（一九二三）直到『孤帆兒閃着白光』（一九三六）出世，作者不但完全克服了市儈的偏狹性，躍進了自己創作的光耀的時代，而且給蘇聯文學添了一顆晶瑩的寶石。

『孤帆兒閃着白光』，是取材於俄國史上的暴風雨時代——一九〇五年的大革命，這次的革命，

對於這部小說的主人公——還在兒童時代的畢迦的印象，是浪漫的、新奇的、而且是驚心動魄的。

當畢迦趕着一輛馬車，從奧得塞回鄉下去的時候，在路上就遇見了一件稀奇的事情，一個從暴動的『波多木金』艦上逃亡的水兵茹珂夫，爲了躲避後而追來的沙皇的憲兵，突然就跳到他的馬車上。從此以後，這位奇怪的『乘客』——水兵茹珂夫，就和畢迦共同生活起來。同時，還有一位捕魚的兒童加夫里克，是畢迦的好朋友，是這部作品的第三個主人公。

畢迦的性格是浪漫的，可是加夫里克的爲人，却是非常實際、認真、審慎、沈默，而且經歷了人生的冷酷和無情。因爲他們這種友誼關係，使畢迦在加夫里克的影响下，同時又被水兵的神祕的來歷所吸引，他被捲入到革命鬭爭的漩渦裏了：他發現他自己是在一個新的世界裏。他們幫助武裝暴動——運子彈，散傳單，這新世界充滿着勇敢和正義，以及大公無私的事業的思想。被加夫里克所開導的畢迦的這種新生活，毀棄了他已往的空想的浪漫思想，而代之一新世界的和富於新理想的浪漫思想了。這裏充滿着對於新社會的光明的樂觀的思想。

而使卡達耶夫威震蘇聯文壇成了蘇聯文壇上的『天之驕子』的，則是他的一九三七年出版的新的傑構——『我是勞動人民的兒子』。

這作品的結構，非常單純，故事與主題，也非常單純而明澈。這是關於幸福的愛情，關於幸福的命運的小說，而同時，通過了這故事，從側面照耀着蘇聯國防的史的發展的行徑。

這部作品，浸透着烏克蘭的色澤，充溢着俄羅斯——烏克蘭的倒裝語，呼吸着烏克蘭的詩的氣氛。這些，使這部作品與民俗學接近了。在這裏，有民間的詩的傳統的一切成份，有民間的傳統的

故事的開展與人物，有烏克蘭的矢志不渝的青年同濃眉的姑娘的戀愛故事，他們的愛情是純真的、堅實的；他們有殘暴的、凶惡的、離開他們愛情的父親，有慈祥的母親，有富貴的、寡廉鮮恥的討厭鬼；姑娘的父親，不讓這一對有情人成爲眷屬，而強迫着把女兒嫁給那討厭鬼……這一切傳統的故事的發展和人物，在卡達耶夫的作品裏，完全充滿着嶄新的、顯赫的歷史的內容，因此，這部作品的手法，是傳統的，而同時也是革新的；新的內容，似乎在對古代的傳統的形式發着微笑。新的主題，依照着新的線索，在那古代的傳統的形式裏發展着。這是全部作品的微笑、幽默的根源。這微笑與幽默交織着巨大的、深刻的歷史內容，創造了全部作品的驚人的光芒四射的氛圍。

這作品的開端，同真正的民間故事的開端一樣。『兵士從前綫回來了，』——這是小說的『開場』。小說的主人公——兵士柯德科從前綫往回走着，幻想着闊別四年多的故鄉的村莊，幻想着久已白首相約的自己的愛人蘇菲亞。

蘇菲亞的父親台加琴科，是沙皇軍隊的事務長，是一個攀高結貴，嫌貧愛富的『真正的敲詐鬼』，蘇菲亞同貧農柯德科的戀愛，他盡力的破壞着。可是一九一七年夏天，台加琴科在羅馬尼亞戰綫上，因爲要砲擊不願對德奧繼續作戰而暴動了的部隊，被暴動的司令部逮捕要執行槍決了。在槍決前，被押在一座避難室裡，而擔任監視的，恰恰就是他的女兒蘇菲亞的愛人柯德科。他哀求着這老實的兵士救他的命，而且發誓把自己的女兒許給他，柯德科就偷偷的把他放跑了。

歐戰停止了，柯德科回到家鄉裡，就打發媒人到事務長台加琴科家裡求親，村裡已經成立了蘇維埃政權。事務長把一個沙皇的軍官克倫伯，藏匿到家裡，喬裝爲自己的雇農。克倫伯是沙皇的軍官，是地主，是貴族，是『寡廉鮮恥的討厭鬼』。事務長夢想將來蘇維埃政權垮台，舊的統治恢復的時

候，當地主把在革命時被農民奪去的財產，重由農民手裡奪回的時候，他好把自己的女兒蘇菲亞嫁給克倫伯。當貧農柯德科打發媒人去求親的時候，事務長百般刁難着，不願意答應媒人，而且對蘇菲亞勸告着，威嚇着，使她直接拒絕了媒人。可是蘇菲亞不聽勸告，也不怕威嚇；她一心一意的愛着柯德科。事務長迫不得已，只有答應了，因為無論如何是不能拒絕媒人的：『村裡是蘇維埃政權』，而一個媒人且是『鄉村蘇維埃主席』。訂婚了。可是事務長拖延着結婚，他和地主克倫伯等待着新政權的毀滅，等待着在國際武裝干涉者的援助下，恢復舊政權；等待着德國軍隊來，——而且這一切馬上就要來到的。那時一切就改觀了，把柯德科和蘇維埃政權一同結束了，就把蘇菲亞嫁地主克倫伯。

事務長的如意算盤打對了。德國軍隊來到了。柯德科離開了家園，投入到游擊隊裏。他的兩個媒人布爾塞維克，鄉村蘇維埃主席李梅紐克和布爾塞維克——水手查列夫——都被德國人殺死了。蘇菲亞強不愛以爲愛的在教堂裡同克倫伯舉行着結婚禮。這一切，都按着千百年來的舊的傳統手法發展着——父親的強迫，憎恨的丈夫，甚至連柯德科帶着手榴彈，駕着武裝了的輕車，實行劫婚，以及劫婚的失敗，這些都不出傳統故事的範圍。柯德科被捕了，被德國野戰軍法庭判決了死刑。現在成了新貴的台加琴科，在柯德科臨刑前，去教訓着他，說他是鴨——想吃天鵝肉，夢想着同富貴的小姐結婚是『想得太高了』。說他『把一切都恢復舊觀了』，確立了『永久生活的秩序』。至於柯德科從前在羅馬尼亞前綫上，曾救過他的命，關於這，他現在連想都沒想到，更想不到現在來救柯德科的命呢。如果這些『惡魔』——德國強盜及其走狗克倫伯之流，不從烏克蘭的領土上被驅逐出去，這故事也就收場了。這是很合乎傳統的民間創作和世界文學主題的精神的。主題的交點，決定了作品的命運——它將是『傳統的』呢？抑是『革新的』呢？這問題是被『誰戰勝了誰』這一問題所決定的。是烏克蘭的勞動

人民戰勝了呢？抑是德國強盜戰勝了呢？這一對『有情人』——柯德科與蘇菲亞的命運，他們的愛情，他們的幸福，這一切都完全被這一歷史問題的解決所決定的。他們個人的幸福與命運，是骨與肉的同全人民的幸福與命運相關連的。烏克蘭的勞動人民不擺脫了異族的羈絆，柯德科與蘇菲亞是沒有幸福可言的。

德國的強盜軍閥，帶來了奴役和壓迫，帶來了舊制度的復活，因此，也就復活了舊式的悲慘的愛情，復活了悲慘命運的主題。

卡達耶夫的主題，所以是革新的主題的，是在於這主題把個人的幸福，同千千萬萬的人民大眾的幸福，同國家的幸福，表現成不可分離的一體。

在這裏，作者把歷史的真實，赤裸裸的揭示出來了；如果你要想做一個幸福的人，如果你要想愛人和被人愛，如果你要想在這世界上過着人的生活，你就爲着人民大眾的幸福去鬭爭吧，——這是歷史在全世界勞動者面前提供的課題。如果全體勞動人民沒有幸福，勞動者個人是不會有幸福的。這種個人與全體間的聯系，在歷史中是前無古人的大眾的英雄主義的源泉。柯德科和蘇菲亞，——這一對在全民族得到解放的喜悅裏成了眷屬的有情人的故事，是蘇聯文學突破了傳統的民間故事的手法，而深刻的獨創出來的新奇的故事。這種獨創和新奇，實際上是蘇維埃的獨創的和新奇的生活的本身所授予的。這種蘇維埃型的『大團圓』，不需要神仙故事中的好事遇魔時的慈悲的『神仙』或『妖術』的解救，也不需要主人公的『神奇的例外的僥倖』，而是在勞動人民解放的鬭爭裏，擺脫了異族的羈絆，粉碎了勞動人民的公敵，在勞動人民幸福的歡笑裏，『有情人』才成了『眷屬』。民間故事的傳統的主題，第一次的成了現實的勞動大眾的主題了。這不但不因此失掉了作品的詩意，反而使作品得

到一種嶄新的詩的力量。這是具有深刻偉大的民衆性的。柯德科得到了自己的蘇菲亞之後，更英勇，更堅決，更長久的同勞動人民的公敵——德國的武裝干涉者及其御用走狗們戰鬥着，直到從自己的故土上，把他們驅逐或消滅而後止。他爲着自己的勞動人民的幸福而鬥爭，同時也是爲着自己的和自己的女人的幸福而鬥爭。

所以柯德科帶着瘋狂的、不妥協的憤怒，爲着萬衆的幸福而鬥爭着，就是那靜默的、沈思的蘇菲亞，也突然同他一樣，帶着同樣的憤怒而鬥爭着，這憤怒使得她的父親都吃驚起來：

「他驚奇的望着她的臉，她的嘴唇，咬到要出血了。蘇菲亞把自己都忘了，她精神錯亂的爲着自己的幸福而苦悶的，他從來沒有料到她會這樣的，他怕起來了。」

或許有人問道：可是蘇菲亞是爲着個人的幸福鬥爭呢，她的狂憤，是由她個人的刺激引起的。不錯，是這樣的。可是社會主義的力量也就在此。這力量的堅強，就在乎它不曉得個人與社會間的幸福的區分。社會主義，也就是萬衆人民的幸福，是他們的個人自身的事情。柯德科的妹妹——十四歲的少女芙落霞的英勇，同柯德科自己，同水手查列夫同鄉村蘇維埃主席李梅紐克的英勇都是一樣的，他們的堅定，甚至他們不知道什麼是動搖，他們準備着在任何一分鐘內，爲勞動人民的幸福而獻出自己的生命的。在社會主義的勝利裏這種英雄主義，深刻的，緊密的同他們個人的利益聯系着的。

沒有社會主義，就沒有勞動人民的幸福。有些作品所以是貧血的，無力的，就因爲在那些作品裏沒有主人公個人與社會主義間的緊密的聯系。L. 列昂諾夫的『斯庫達聊夫斯基』等，就是顯著的例子。在那裏表現着：人爲了社會主義的鬥爭，就犧牲了個人的幸福與愉快。

這種情緒，完全不是蘇維埃人民文學的主人公的情緒。蘇維埃文學的英雄，帶着滿腔的熱情，呼應

着領袖的話：『我們痛快而喜悅的曉得我們人民所流的大量的血，不是白流的……』是的，他們爲着那秀麗的海濱上，兀立着宮殿似的休養院，在那裏住着勞動者和他們的子弟而流血的！他們爲着勞動人民的生活的優裕，舒適而流血的！他們爲着勞動人民的自由幸福而流血的！這是他們爭取來的，實現了的幸福，這是勞動人民的幸福。因此，在那些表現蘇聯真正英雄的心情與思想的作品裏，這些心情與思想，是不能同現實分割開的。

明白，質樸，透澈，形式的純樸，思想情緒的完整，絲毫不帶裝腔作勢的花樣，也沒有捕風捉影的比喻，——這是真正人民文學的真正特徵，也是卡達耶夫這部傑構所具的特色。這作品的理想、題材、故事，以及全部的線索，都互相調和着，緊湊的交織着，互相間沒有一點牽強。這只有在內部和諧與完整的真正偉大藝術傑構裏才會如此的。在這裏，作品的題材，完完全全的替作品的理想而服務，用作品的全部的開展，來顯示着個人與全體的不可分離的聯系性。作品的整個的氛圍，都貫徹着自覺的愉快，貫徹着個人與社會的有機的聯系的愉快，貫徹着人類史上第一次發掘出來的個人與社會的愉快的聯系，貫徹着作者的愉快。作者敏銳的感覺到這愉快，而且顯明的、有力的把它表現了出來。作者在這裏把自己的命運，同新的主人公的命運聯系起來，這藝術的力量，是顯得十倍豐富而有力的。

但是，卡達耶夫的這部作品的主人公，不是憑空創造的，他是繼承着俄羅斯民間偉大文學的優秀傳統的，繼承着古典作家果戈里的『達拉斯·布爾巴』等的光榮英勇的反抗外寇侵入捍衛故土烏克蘭的英武精神的。

作者把自己的命運，自己的作品，同民間的英雄聯系起來。他不可避免的要同古典文學的優秀傳統相呼應的，因為這些傳統，也就是人民的傳統。對於烏克蘭人民的摯愛，對於烏克蘭的勞動，對於他的歷史，他的天才，他的爲祖國而鬪爭的精神，對於他的充溢着詩意的風俗習尚等等的崇敬，——這一切，都貫澈着果戈里的『達拉斯·布爾巴』，同時也貫澈着卡達耶夫的『我是勞動人民的兒子』。卡達耶夫在這裏所寫的『晚會』，充滿着無限的幽默，同時，對於傳統的風習，表示着無限的敬愛。尤其在『訂婚』，『會親』，和『回拜』等章裏，關於柯德科和蘇菲亞的描寫，使讀者對於烏克蘭得到一種深刻的生動的、如詩如畫的感覺，使讀者深刻的感覺到烏克蘭人民的愉快的、聰慧的、秀麗的音樂般的風趣。那真是字裏行間都洋溢着令人陶醉的烏克蘭芬芳的清香！

作者帶着無限的溫情，匠心的刻繪着蘇菲亞與柯德科的訂婚儀式。在這裏寫得最出色的地方是：——在沙皇時代過了十二年充軍生活的布爾塞維克，鄉村蘇維埃主席李梅紐克，現在當着媒人。他執行着儀式，對於傳統風習細目的嚴格的崇敬，和第二個媒人——愉快的善於拉手風琴的水手查列夫，他鹵莽的、外行的時時打斷了這種傳統的、莊嚴的訂婚儀式，時時發些文不對題的話，說些笑談，不斷的冒犯了嚴格的規矩。可是老練的李梅紐克能够及時制止他，不致使這位外行的冒失鬼，在這莊嚴的場面裏露出馬腳來。這裏寫得有聲有色，顯示了藝術大匠的手腕。

『柯德科的母親，對這樣老練的媒人，是不十分滿意的。說句笑話：差不多十二來歲的人，就去過着可怕的沙皇的充軍生活，農民的风度失掉了，可是一切的风俗都記着的。大概他在西比利亞的大森林裏，在高高的西比利亞的繁星下，不只一次兩次的夢見了故鄉的村莊，故鄉農人的生活吧』。布爾塞維克同自己的人民是骨肉相連的。李梅紐克憎惡着宗教與教堂，他從那些宗教的儀式裏完

全刷清了。在這裏，他對於人民的習尚，如此的深愛；對於人民的過去，如此的崇敬；這只有忠實的人民的兒子才能如此的。

第二個媒人——水手查列夫，對於禮節的關係，也寫得恰如其分，寫得處處都流露着內心的幽默，流露輕快的、溫情的諷刺。他並非嘲笑傳統風尚的，恰相反，他處處想衛護這種風尚。不過他對作媒有點外行，他的善意的說笑談，這些都是表露着事件是在新的時代進行的，表露着在舊的形式裏，裝入了新的內容。這是新的內容，親切的、溫情的在微笑着它所披的傳統的外衣。這是這部作品的幽默的特色。我們已經提過這作品主題本身的傳統性。這裏的人物的安排，形式的顯明與完整，令人看了不知不覺的就聯想到民間風行的作品。可是這些人物，本質上却表現着一種嶄新的、巨大的、歷史的內容。作者很明白這種局勢的矛盾，這局勢也就構成了那用自己的光芒貫徹全作品的機敏的幽默的根源。這些主人公，自己不了解一切歷史的意義，不了解一切的傳統性，不了解他們所作的和他們所發生的那些事件的新奇。他們只知戀愛，訂婚……可是在他們這些平凡人的平凡行爲的背後，開展着深刻的歷史事變，這些平凡的行爲，決定了隱藏在人物的行動與生活細目的描寫裏的作品的微笑。這是藏在全部作品裏的幽默。這幽默，這微笑，在作品裏不時的露到外面來，這是所謂『新的內容對傳統的形式發着微笑』。

讀者們讀到那外行的媒人，不斷的盲撞，和那老練的媒人，時時制止着他的地方，是不能不發笑的。

可是，這些幽默不是皮相的、浮淺的。同樣，關於『訂婚』，『會親』，『回拜』等風尚細目的刻繪，這些都並不是一種裝飾，也不是爲了理想化，爲了浮淺的審美的欣賞。這是全部的作品，在我

們面前，顯示着，展開着繽紛的、豐富的、具着自己風俗習尚的整個的世界。我們只要拿柯德科由前綫回來，和村人談話的一節來看，也就很可以看出來——在我們面前，簡直是揭開了一部『禮法大全』。這樣的場合，在全書裏真不在少呢。

在這部作品裏，作者對於勞動人民的生活，對於剛剛被蘇維埃政權爭取來的新的農村生活，刻繪得越鮮艷，越可愛，越覺得企圖毀滅這生活的反動份子之可惡！德國的強盜恰好就是要毀滅這種充滿着詩意、具有優良傳統的生活的。地主克倫伯同他的爪牙台加琴科，這些東西的本質，就是人民的死對頭。他們不久以前還高呼着對德『戰爭到底』，可是現在却奴顏婢膝的吻着德國強盜的靴踵；克倫伯把自己的『金刀』，恭恭敬敬的雙手獻給外國『主子』，台加琴科給德國強盜擔任着警犬的職務。這些民族敗類敵視人民的心情，在一切的細目的刻繪裏，處處都流露着。比方，作者對台加琴科的充滿着十足的『公事房』氣味的房間的描寫，和對於『發着烏克蘭芬芳氣味』的蘇菲亞及其母親的房間的描寫，使人很難相信這兩個房間是在一個房子裏呢。

愛國的熱情，同真正的人民主義是不可分離的。歷史屢次的證明着，只有勞動人民的兒子，是忠於自己的祖國，而且準備着爲祖國而獻身的。真正出賣祖國，出賣民族利益的，却是克倫伯之流所屬的階級。這是歷史屢次證明了的真理。俄國文學的古典作家如普式庚、果戈里、柏林斯基、車內舍夫斯基等，對於愛國的熱情及人民主義的緊密的聯系，是非常明白的。

對於自己的人民，沒有真摯的愛，就不會有任何的國際主義。真正的國際主義，同愛國的熱情是緊密的聯系着的，卡達耶夫的『我是勞動人民的兒子』，就充滿了這種愛國的熱情，充滿了勞動人民的愛國的熱情。這是同狹隘的民族主義深刻敵對的。狹隘的民族主義者，這實際上是真正的民族的敗

類，是把烏克蘭出賣給德國強盜的克倫伯之流，及其爪牙台加琴科們。他們對人民是永遠懷着敵意的，他們永遠是憎惡和唾棄自己人民的。

卡達耶夫懷着無限的手足的情愛與崇高的敬意，描寫着烏克蘭人民抗戰的英勇鬭爭，貫徹全部作品的烏克蘭的俄國的藝術色彩，以及作品中的烏克蘭的語調、風光，這一切，都是共同反抗公共敵人的兩民族的真摯的友愛的表現。作者在寫到反抗外寇、捍衛祖國的時候，充滿了悲壯的基調。鄉村蘇維埃主席李梅紐克在村民大會上的演說裏，呼吸着高亢的熱情：

『他簡短的，可是從容的述說了事變，突然間，就用全嗓子喊道：

「同村的同志們！你們聽了這些就要明白，德國人要到我們這裏來了，他是不愛開玩笑的。他想把工人拿去當奴隸，奪取農人的田地，剝奪人民的自由的。……同村的同志們，我們現在應當拿事實給他們看看，我們不是利令智昏的壞蛋，而是要同外寇的侵略戰鬪到底的。這就如同我們的祖先反抗瑞典人似的，阿彌陀佛，有一次瑞典人到了烏克蘭，可是他們不知道後來怎麼樣從那裏滾出去了。同樣的，還有法國反革命黨拿破崙，也來嘗試了嘗試。這是什麼意思呢？這就是——不給他們糧食，讓那些鬼東西都餓死，把莊稼垛都燒了，可是不要把它交給德國人！都萬衆一心的起來，擁護革命和自由吧！」』

鄉村蘇維埃主席的這一段話，是具着深刻的歷史內容的。

這部作品，和其他好些描寫國內戰爭的作品不同的地方，是這部作品是歷史小說，這部作品的特色，就是它的歷史精神。它的全部的傳統性，在實質上講，不是別的，而是二十年來俄國烏克蘭和蘇

聯的其他民族，爲着自由與獨立而反抗外寇的那種英勇的鬪爭精神與自覺心的繼承，所以作者在卷首引了斯大林的話『反抗西方的異國的羈絆，蘇維埃烏克蘭掀起了解放祖國的戰爭！』這引證不是無因的。

卡達耶夫對於人民，對於烏克蘭，是如何的摯愛，如何的嚴肅。對自己的小說的巨大的題材，是如何的嚴肅。在這小說的卓越的結局裏，當克里姆宮的灰色的宮牆，當米寧和波仁爾斯基的銅像和那顫動的空氣都在歌詠着：『我是勞動人民的兒子……』的時候，那時，勞動人民的優秀的兒子斯大林，穿着用士兵的呢子做的粗外套，嚴肅而誠樸的站到列寧陵上監誓。這結局同全部的作品，是如何緊密的，有機的聯系着，作品的一切內在的雄壯的緊張，都在這裏揭示出來了。

蘇聯的文學，在它的優秀的作品裏，決定了這文學是人民的文學。這文學是在新的土壤上，繼承着俄國和世界文學的優秀傳統的。它是各民族友愛團結的旗幟。它是人民主義和愛國主義的旗幟，它是愛人類、愛自由、憎惡壓迫、反對奴役、和爲人類幸福而鬪爭的旗幟。它向着偉大的藝術力量挺進，它清清楚楚的認識它的任務和道路——人民文學的道路。

『我是勞動人民的兒子』曾由作者改爲影劇，由蘇聯製片廠製爲電影，名爲『兵士從前綫回來』，在中國銀幕上出現時，換名爲『孤村情劫』。

蘇聯在十月革命二十週年紀念時，在文藝方面，也和其他部門一樣，曾大規模的發動所有的作家，來紀念這世界『十月』的二十週年，在這次大規模紀念中，這部作品，被蘇聯批評家一致譽爲蘇聯文壇的『傑構』。